

张玉兴 著



「明帝列传」

南明诸帝 皇帝 传

上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明 帝 列 传

南 明 诸 帝

(上)

张 玉 兴 著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前 言

公元 1644 年,即夏历甲申年的春天,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帝国为李自成农民军即大顺政权一举推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散在或逃亡到南方的明朝军政官员以及勋贵兴灭继绝,先后拥立明藩王为帝,打出明朝的旗号,接续明朝的正统,史称南明。由于时迁势异,波澜迭起,失败接踵,存亡相继。短短十八年间竟出现五个旋起旋落,旋土旋灭的南明政权,陆续出现了五位南明皇帝。本书所展示的便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这几位特殊人物南明皇帝的传略。

南明,这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为错综复杂的产物。当其出现的最初阶段,朝野士庶的阶级复仇之心特别强烈,而高举讨“贼”之旗,并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但形势的发展,又很快使这一十分明确的目标模糊起来:竟出现无“贼”可讨的局面。而无情的事实又摆在南明君臣面前:他们曾满怀希望,视为讨“贼”盟友的清朝,竟是必欲消灭自己的凶恶敌人。于是以反抗民族征服与奴役为中心内容的反清斗争,便成为南明政权的主要任务。这样,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各阶层抗清斗争的领导者,成为全国所瞩目的抗清中心。当时许许多多热爱国家、不屈服于民族压迫与奴役、坚持正义的人们,不期而同地齐集在南明这面旗帜之下。他们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清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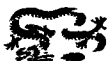
可泣的业绩,涌现了一大批对国家、对民族忠心耿耿,坚贞不屈,誓死如归的英烈人物,其事迹感人肺腑。

但历史的进程难遂人愿。人们曾寄予厚望的南明政权并未负起应负的责任。它继承了明朝的正统,更延续了明朝的一切弊政。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内部的倾轧与腐败与之俱来,并愈演愈烈。竟置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收复失地、中兴明朝的大业于不顾。该政权在吸引、集合许多忠义之士尽忠报国的同时,一群卑鄙龌龊、阴险邪佞之徒也招摇其间。他们结党营私,耍君弄权,贪赃枉法,行凶肆虐,排斥忠良,诛杀异己,致使朝政浊乱,一片乌烟瘴气。真是忠奸并现,鱼龙混杂。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乱世景象。

2

当此之时,被拥戴登上皇帝宝座而非拨乱之才的几位南明皇帝,治国无方,驭下无能,面对艰难时局竟束手无策,他们成为抗清斗争的失败者和内部倾轧的牺牲品的命运,已必不可免。国家的损失与灾难,他们当然难辞其咎,而自然遭到后人的责难与非议。这几位皇帝尽管出身经历、质素教养、性格品行各不相同,但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始终未放弃中兴明朝的希望,他们均以血肉之躯苦苦支撑了他们所主宰的摇摇欲坠的王朝,历尽艰辛,竟以身殉。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印下了十分奇特的历史痕迹。所以他们又留给后世以不尽的思索。如果将他们如何进入历史的角色,及历史如何难为他们的历程昭示出来,对人们认识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将不无意义。

自清末以来的近百年间,南明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历久不衰,但有关南明诸帝传记之专书却向付阙如。近年来,明清史研究呈兴旺之势,系列成书的明帝、清帝列传相继问世,而南明诸帝之传略仍付阙如!这大概与南明这一特殊历



史阶段有关。按时间发展的断限,南明时期显然属于清史的范围,但它对于入主中国的新兴清王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负隅顽抗最终被铲除的一股捣乱势力而已,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的暂时出现的一小股逆流或稍纵即逝的一个漩涡罢了,无足轻重。阐述这段历史,对南明诸帝不予过多的笔墨,也就理所当然。而对明史来说,一般的看法是它已结束于北京陷落,即崇祯帝殉国之时。南明只不过是其余波,尽管它支撑了十八年,但大明帝的辉煌已逝,充其量不过是一小股微光燭火,其几个帝王当然也就难与大明历朝诸帝相比并。于是理所当然地被摒弃于明代诸帝之外。但揆诸情理,如此处置非所宜也。

崇祯亡国,明未亡也。因为明朝的正统与帝系已完全由南明所继承与延续。从传承关系和历史发展脉络上看,南明与明朝有着极其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他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一体。而人们在讲述明史之时总不会缺少南明的内容,总会给南明留下位置和篇章,这是剪不掉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一个完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讲述明代帝王之时,不可缺少南明诸帝。明代世系有后延正如清代世系有前伸一样。讲清史不可不讲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而按时间断限,此时正属明朝)。为清代帝王立传,没人遗漏太祖、太宗,而当然地将其入传,这似乎早已不成问题,也无人提出疑问。而明史何不然耶?处理相同问题,标准只应有一个。南明诸帝理应列入明帝之中来处理,而不应摒除在外,如此而已。

吉林文史出版社策划《明帝列传》之系列丛书,突破通行之成见,特取南明诸帝殿其后,以成明代帝王列传之完璧,识见卓然,令人钦佩!本人谬蒙厚意,约写该传。乃不揣鄙陋,



欣然承命，草成是书。由于功底浅薄，识见甚寡，且时间仓促而不遑修润，谬误之处自不在少。而我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多亏师友之助。孙文良、何龄修老师及李治亭、李尚英、李世愉、商传、王政尧、谢宝成诸学兄热情鼓励与多方代为搜集资料，才使我有信心动笔写作此书。其中何龄修老师不厌其烦地多次提供资料线索并代为访书、购书，李尚英兄冒着酷暑多次从北京东郊赶赴西郊北京图书馆代为查阅资料，这种至诚之助更令我深谢不安！所以此书纯属诸多师友对我友谊的结晶。在此我须郑重一提沉痛的往事：今年春节期间，我拜访孙文良老师时向他汇报说：我写南明诸帝传略可资借鉴的东西太少，心里把握不大。他说，缺少现成的东西来参考是坏事也是好事，少思想束缚，更能体现出个人风格来！他还说，我写洪武帝朱元璋传，可资参考的东西不少，现在又出版了新的传略，但在我没写完之前不想去看。我想按自己多年来对朱元璋研究的体会，完全用自己的思路来写，写出自己的特色。这些话对我触动很深。我知道这是功力深厚的学问大家的治学本事！“水之积也不深，其浮大舟也无力。”因为成竹在胸，思路捋顺，便可行云流水般地一气呵成。孙老师的写作确是如此。像我这样搜集资料，边思考，边写作的人谈何容易！孙老师的话对我无疑是一种鞭策与鼓励！学问的功夫在于平时的积累。只有积累丰厚，功夫到家方臻水到渠成、运用自如之化境。我说，我是写写改改进度很慢，待写完之后，请孙老师抽点时间审阅一遍，帮我把把关。他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极其不幸地却是，几天之后孙老师因病住进医院，竟至不治而溘然长逝！我为失去了一位热心引导，我走上明清史研究道路的恩师而悲痛万分！现在手拿这份已经草成的《南明诸帝》手稿，却再也不能向他请益了！这是



无比的哀痛、无限的遗憾！这里我谨以这份不成熟的作品作为对孙文良老师的深切怀念！最后，再次感谢吉林文史出版社、感谢责任编辑、感谢我的诸位师友的热情帮助！并请专家读者多多赐教。

张 玉 兴

1995年7月25日于沈阳



目 录

第一章 沉湎酒色的弘光帝	1
第一节 身世显赫的嗣福王	1
第二节 初登宝座的新气象	8
第三节 自乱朝纲的举措	24
第四节 贻权马阮的祸患	62
第五节 疑案丛生的困惑	114
第六节 醉生梦死丢江山	141
第二章 壮志难酬的隆武帝	163
第一节 厄运的出头	163
第二节 希望的到来	174
第三节 极大的困惑	195
第四节 难挽的败局	212
第三章 漂泊海上的鲁监国	231
第一节 大好的机遇	231
第二节 失当的举措	245
第三节 海上的抗争	262
第四节 最后的岁月	278
第四章 危时高枕的绍武帝	288
第一节 匆忙称帝的喜悦	288
第二节 内残获胜的陶醉	293
第三节 毫无戒备中覆亡	297



第五章 闻警即逃的永历帝	303
第一节 永明王成永历帝	303
第二节 颠沛流离无宁日(上)	312
第三节 颠沛流离无宁日(下)	347
第四节 安隆岁月足心惊	401
第五节 滇都升平危机忘	426
第六节 一逃铸成千古恨	451
附 录 南明诸帝大事年表	485



第一章 沉湎酒色的弘光帝

1644年农历五月十五日,风和日丽的南京城南郊举行了祭天大典,数百名文武官员护拥着监国的福王朱由崧加冕登极,接续两个月前因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而自杀的崇祯帝朱由检,是为明代的第十七位皇帝,称弘光帝。奈中国此时已非昔比,一统的版图已不复存在,只是黄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尽管朝野不乏正直忠耿之臣及力扶狂澜于既倒之士,可是局促于一隅的弘光政权却难有作为。这位皇帝似乎毫无危机感与紧迫感,空辜负了臣民士庶的一番心血与厚望。当了仅仅一年的皇帝,便昏昏然随着他的朝廷一朝覆亡。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来去匆匆的过客。下面便是他的生平轨迹。

第一节 身世显赫的嗣福王

一、神宗皇帝宠儿之子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十五日,京师紫禁城储秀宫内福邸,降生了一个男孩——朱由崧。他便是明神宗的宠儿、福王朱常洵之子。这是个锦衣玉食的荣华富贵之家,从此造就了他一生的幸福与不幸。他的降生使明神宗又增加了几分惬意,但也



给已经困扰朝廷多年的福王之国问题更加复杂化。

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被神宗皇帝宠坏了的昏庸之徒。其母郑贵妃最得神宗宠爱。可是最早为神宗生子的却是宫人王氏。一日,神宗要洗手水,宫女王氏捧洗手盆以进,她轻盈娇美的姿容一时间使这个 19 岁的青年天子为之倾倒,油然而生爱悦之情,当晚便与其同房,并赏给她头面一副。巧合的是同房之后王氏便有了身孕。按皇家惯例,皇帝每逢私幸,或称临幸即与女子同房,随身侍候的文书房内太监便记录其年月日,同时详细记载所赏赐的内容。此次行动当然也不例外。王氏有娠之事很快被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知道了。一日神宗侍慈圣太后宴时,太后提到了此事。此时年刚 20 岁的神宗皇帝正宠爱着郑妃,数月前他私幸王氏不过是一时感情冲动,并不希望她先于郑妃怀孕,于是不愿说明真情,而加以否认,说:没这回事。慈圣太后却认真起来,她令太监取出内起居注来查看,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很使神宗尴尬,他面红耳赤,不好再隐瞒而承认这个事实。慈圣太后以为他难为情,便安慰道:“吾年老矣,犹未及弄孙。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讳。”^①当时受宠的郑贵妃知道此事后,常当着神宗的面戏称宫人王氏为“老妈妈”,加以嘲笑,神宗因此事心中也很不平衡。

但更让神宗皇帝心中不平衡不情愿的事情又发生了,这就是万历十年(1582)王氏生子,起名常洛,这是神宗的长子。当时中宫王皇后(即孝端后)无子,按立嫡立长的祖宗家法,长子的身份极为重要。母以子贵,按理说王氏应晋封显荣之位。但神宗心中却没有她的位置。常洛诞生后的一切恩礼

^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都明显地简薄,但又碍于规矩不得不加封王氏,也仅仅封为恭妃。四年之后,即万历十四年(1586)郑贵妃才为神宗生下一子,名常洵。神宗欣喜之余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显然比恭妃显贵得多。对这种超越常规的作法,朝中大臣们看在眼里很有反感,认为这将破坏稳定,造成混乱,对国家统治不利。因而纷纷上疏劝谏。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说:恭妃为陛下诞生了长子,反而令其居于下位,这不是重视皇位继承人和安定众人之心的作法,恳请皇上颁布圣旨,按顺序首先册封恭妃,其次再册封贵妃。同时一定要明确下诏册立皇长子为东宫太子。这无疑是在揭神宗以个人好恶,破坏祖宗家法,胡作妄为的疮疤,击中其痛处。神宗皇帝勃然大怒。下旨痛斥道:这个姜应麟竟然对光明正大的皇帝表示怀疑,故作姿态表示自己公正忠直以猎取声名,好生无礼!于是下令:免除其一切职务发遣边疆充当杂职。^①

但事情并未完结,执着的大臣们几乎一致的意见是立嫡立长的祖宗家法不可废,不管神宗皇帝如何宠爱郑妃,如何冷落王妃,他们坚持主张应立常洛为太子,而不主张立常洵。由于神宗的态度暧昧,实际上是倾向立常洵,但碍于老规矩,而一直往下拖,大臣们看在眼里却不管这一套,不顾危险,接连不断地上疏请求皇帝早下立东宫之诏。神宗愈是不下立太子之诏,大臣们愈是怀疑郑贵妃“谋立己子”,因而“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②神宗为此厌烦极了,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才勉强颁布立常洛为太子之诏。而此诏的颁

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② 《明史》卷120,《福王常洵》。



布，慈圣皇太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日神宗入侍时，太后道：外边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说：“道他是都人的儿子。”都人即宫人。言外之意是其母身份卑微，虽为长子却不能立为太子。太后听此一说便立即沉下了脸，严肃地说：“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①这是实话，慈圣皇太后李氏最初是侍候穆宗皇帝的宫人，因生下了被封为太子的朱翊钧即后来的神宗皇帝，母以子贵，李氏后来才被封为贵妃。神宗并非不了解这个事实，现在被母亲严肃提起，他惶恐得无言以对，伏地向母亲谢罪。这才下了立太子的决心。此时，常洛年已20。但与此同时，为了安慰郑贵妃，神宗封常洵为福王。两年后，又为其大肆操办婚事，共花掉白银30万两，创下了明朝的新记录。远远超出其兄皇太子常洛的婚姻费用。神宗同时下令为常洵王府大规模修建，前后共花掉白银40万两，超过修建一般王府的10倍，这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常洵的封地本在洛阳，但却迟迟不前往，而是赖在北京不走。按明朝制度的规定，皇子被封为藩王后要一律离京师到封地去，名曰“之国”。在没有特诏的情况下，一律不得随意进京。福王长时间不“之国”，群臣疑窦丛生，以为郑贵妃和神宗有意要福王伺机取代太子常洛的位置，于是为了明朝“国本”起见，大臣们又纷纷上疏，力请让福王“之国”。不论大臣们上多少疏奏，神宗是一律扣下不发，纹丝不动。长期住在储秀宫里的福王照旧稳住京师。至福王之长子由崧诞生后，群臣的疑惑加剧，一再敦请神宗，福王之国之事不可再拖了。这其中变

^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故不断,节外生枝,闹得沸沸扬扬。神宗迫于压力,拖了十多年后,才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令常洵离京赴河南。当常洵临行出宫门时,神宗又“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①以示特殊关怀。这位宠王就国之时,神宗安排动用了“舟千一百七十二艘,从卒千一百人”,^②运载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到洛阳享受。时常洵 28 岁而由崧 8 岁。

在京城里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朱由崧随父到洛阳后,只是换个优裕环境,而且对他来说这里远比京城宽松得多。这里给他提供了娇生惯养和放纵无度的条件。其父朱常洵凭借老子的宠爱和赐予的特权,跋扈一方,向分布于河南、湖北、山东一带的 2 万余顷“养赡田”的佃户征租。还有地方杂税、盐引等项征收,大肆搜刮民财,以供日常浩大的支出。他尽情挥霍消耗。在蜜罐般生活中长大的常洵纯属混世的废物,他只知饮酒,所好惟妇女和倡乐。民生政事一概不闻不知。朱由崧虽为庶出,但却是常洵之长子,也正是凭借这个条件,当福王之国后的第三年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被封为德昌王,时年 11 岁。地位尊显的朱由崧一如其祖、其父,不读书学好,每日只知寻欢作乐,逍遥自在。他好声色、酗酒,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就这样优游岁月了二十七年,直至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天降的一场大祸才结束了这段荒淫无忧的生活。

这时明末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当饥民和农民军早就纷纷传说着神宗“耗天下以肥王(指福王),洛阳富于大

① 《明史》卷 120,《福王常洵》。

② 谈迁:《国榷》卷 82,中华书局 1958 年版,页 5072。



内”。军士为此也愤愤不平，声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当时正在洛阳家居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听到后十分恐惧。他以利害告诫常洵，希望常洵散财赏兵，加强洛阳战备，常洵却“不为意”。^①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中原一带严重旱蝗灾害、大瘟疫流行的袭击下，无数饥民流离失所之时，挺进了河南。这月十九日直抵洛阳城下，并实行包围。当日深夜守城兵打开北门迎接农民军入城，洛阳失守。福王朱常洵闻讯后大吃一惊，急忙与王妃及其子朱由崧等失魂落魄地缒城出逃，常洵因终日大鱼大肉，养尊处优，长得个极为肥大的躯体，行动不便，奔走更难，出城后藏匿在城边的承恩寺中。第二天便被农民军侦得捕获。他见李自成后“色怖乞生”。^② 李自成历数其罪后杀之。福王体肥重，农民军“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特开“福禄宴”。^③ 同时将以民脂膏垒筑起来的福王王府一举烧掉。当朱常洵逃跑不动藏匿于承恩寺之时，朱由崧则不敢停留，继续奔逃，途遇散兵游勇，衣服、财物全被掠去，仅留条性命，赤身裸体，狼狈逃向怀庆（今河南沁阳），从此结束了他福王世子的生活，走上了颠波流离的道路。

二、凄惶无所流浪江湖

当朱由崧逃向怀庆不久，农民军主力便撤离洛阳转战汝州（今河南临汝），洛阳又被明军收复，但这对朱由崧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并未给他带来欢乐，因为昔日豪华无比的福王府此刻已面目全非，到处是颓垣断瓦，一片废墟，惨不忍

① 《明史》卷120，《福王常洵》。

② 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③ 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



睹。这是农民军占领洛阳期间，把用人民血泪砌就的福王府里的一切财物全部带走之后，便一举焚毁了这座令人憎恨的王宫。熊熊大火“三日不绝”。^①王府被彻底破坏，要想清理废墟，重新修建谈何容易！以当时的财力、物力均难办到。所以从洛阳逃难跑出来的德昌王朱由崧，难以再返洛阳，已无家可归。只得暂时栖身怀庆，河南有司为之“授馆馈餐，备凶荒之礼焉”。^②成为寄人篱下者。二年后的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朱由崧正式获得袭封福王王爵。崇祯帝对这位多难的堂兄特表厚意：“手择宫中宝玉带付内使赐之。”^③这样，这个身份显贵的亲王又格外荣耀起来。虽在困窘的寄寓之中，仍不减奢华之举，俨然天生的富贵之主，地方的官绅士庶也不敢正视。可是宁日不多，袭封后仅半年，又一次大难向他袭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声势浩大的大顺农民军兵分两路向明都北京发动进攻。一月，由起义军大将刘芳亮率领的大顺军出山西进攻豫北，二月三日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怀庆府城西门。城中火光四起，顿时大乱。从沉睡中惊醒的朱由崧惊恐万分，在亲军侍卫的护拥下，同其母后邹氏不及携带任何物件，随逃难的人群踉踉跄跄逃出东门。这时农民军飞骑赶至，拦杀堵截挟资潜逃者，朱由崧见势不妙，乘混乱之际，不顾一切把母后丢在兵间，脱离护卫，独自拔腿狂逃，消失在混乱的人流中，落荒逃命。但常年在养尊处优中过活的朱由崧同乃父一样体态肥胖，行动不便，尽管在生的欲望的驱使下，他拼命

① 《明史》卷120，《福王常洵》。

② 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③ 李清：《南渡录》卷1。



奔逃,但没跑多远,已体虚气短,汗流浹背,他实在跑不动了。在体力难支,危急万分之际,多亏难民皮匠常应俊大发怜悯之心,出来相助,“负之,行雪中数十里,脱于难”。^①救了他一命,并一直护送他逃到卫辉府城(今河南汲县)投奔潞王朱常涝。朱常涝是穆宗隆庆帝第四子潞简王朱翊鏐之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袭封潞王爵。是朱由崧堂叔。就在朱由崧刚刚被潞王安顿下来,喘息未定之时,农民军又杀至卫辉。三月初,大难临头的潞王朱常涝弃封藩之地南逃。于是朱由崧也随之奔上逃亡的道路。经一路奔波之后,他们在淮安落下了脚。这时逃来淮安的还有开封的周世孙。潞王、周世孙各携有宫眷,唯独朱由崧孑然一身,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离漂泊在淮上的流浪汉,这时他处境困窘,凄凉得很,狼狈得很。

8

座落在南北往来孔道上的淮安,物阜民康,客商云集,消息灵通,是一方繁华之地。二十九日,这里开始流传京师已陷落的爆炸性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但又无法加以证实。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南京城已实行戒严。这些不幸的消息,对穷困潦倒的朱由崧说来不啻雪上加霜,眼前一片迷茫,他已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但他做梦也未曾料到,一件意外的天大喜事,正寻上门来。

第二节 初登宝座的新气象

一、逃亡而来幸运得位

南京这座江南最大的都会,是明朝陪都,设有一套官僚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2,《封常应俊》。